

窺

魯迅 重校一九一

東京也並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

管

正的正成班，頭上盤着大辮子，頂得星星剝帽的頂上

稿

朱

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冷下帽來，油走了鑽

迅

板，還要將孩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魯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前裏有幾本書架，有時這值信子一物，倘



要以此地

震文，兼以高岸煙塵斗亂，開開

I210.8/5

魯迅手稿管窺

朱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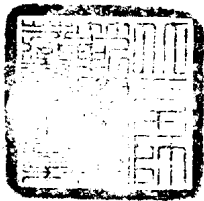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07862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长沙



807862

鲁迅手稿管窥

朱正

责任编辑：黄仁沛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40,000 印张：7 印数：1—6,300

统一书号：10109·1387 定价：0.52元

目 次

引 言	(1)
《二十四孝图》	(7)
五猖会	(3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50)
藤野先生	(71)
《坟》的题记	(103)
出卖灵魂的秘诀	(118)
透 底	(127)
关于女人	(135)
《〈准风月谈〉后记》的两页弃稿	(147)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57)
半夏小集	(194)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06)
后 记	(216)

引 言

许多大作家给初学者指示作文门径的时候，总少不了“多修改”这样一条。在谈到自己写作经验的时候，他们也大都讲到自己是如何修改的。文章必须修改，这道理十分明白。不能设想，一动笔就可以把想到的意思十分完满地表达出来。我们不论写一篇什么东西，按照一般的正常的过程，首先想到的总是这一篇主要要说些什么，用些什么材料，分做怎样的几个段落，这几个段落里又各各说些什么，等等等等。至于每一句子怎样构造怎样修饰之类，却难以在一开始构思一篇文章的轮廓的时候，就同时很细致很周到地考虑好。“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是很可佩服，很可羡慕的，但是恐怕只有少数的才华出众的作者才有这种本领吧，而且想来也只有字数不很多的作品才有这种可能。即使这样，这也不能证明修改是不必要的：他很可能是在写到纸上之前的所谓打“腹稿”的阶段已经反复考虑过了，因而写出来就好像是无须修改的样子。要是写长文章，就很难也这样办了。曾经有一个青年作家告诉鲁迅：“我近来一个字文章都写不出，写一段，看看，要不得，丢了。写一段，看一看，又要不得，又丢了。总是写不成……我想休息一下（一星期或半个月）再写。”鲁

迅给他回信说：“你还是休息一下好。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练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否则，能够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叶紫信）鲁迅总是大手笔了，而翻译又是有底本的，尚且这样，可见在构思文章轮廓的时候就同时考虑造句遣词，管修辞，讲练字，甚至是一种不足为训的有害的方法。譬如建筑房屋，总是先搭好架子，再安装水电设备，再粉刷油漆，不能设想每砌上一块砖就粉刷好这一块砖。正像粉刷油漆等等为建筑房屋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一样，修改也就是作文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

文章必须修改的理由，还远不止于上面所说的这些，修改的范围也决不只是限于遣词造句方面的修饰。在动笔之前的种种设想，往往有不够周密的地方。层次和段落的安排、材料的取舍、论点的发挥等等较大的方面，在写作的过程中和写完以后，也往往不免有所改动，而这些改动又往往是比遣词造句方面的修饰更为重要的。

文章究竟应该怎样修改？鲁迅曾经原则地说过自己的一些经验：“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

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些都是很宝贵很切实的经验之谈，对于用心的读者是很有启发的。可是，这些说法毕竟不够具体。例如伟大的雕刻家罗丹谈到他自己的经验，“只不过是把大理石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雕去就成了”，可算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可是，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呢？这时候，如果不仅有原则的说明，而且还能通过实例来印证，那么对于学习者就更有益得多。平常我们能够看到的印成的书，都是已经修改好了的成品，作者苦心经营的痕迹是无从看到的了。要看到这些，最好是去看作家的手稿。鲁迅曾经介绍过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里的一段话：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引文之后，鲁迅接着指出：“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

我们的古人其实也懂得从大作家手稿学习的益处，宋人

朱弁的《曲洧旧闻》卷四中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古语云：大匠不示人以璞。盖恐人见其斧凿痕迹也。黄鲁直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归而熟观之，自是文章日进。此无他也，见其窜易句字与初造意不同，而识其用意所起故也。”

黄庭坚也可以算是一代作家了，他就从宋祁修《新唐书》的一本手稿中受到过教育。

鲁迅自己的手稿也正是我们学习修改文章的一种很好的教材。^① 仔细研究鲁迅的手稿，研究他的每一处删改，就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学习作文的门径。打开鲁迅的手稿来看看罢，就可以看出他修改的范围十分宽广，远不止于他自己说的删去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和把拗口的改得顺口之类。从他的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怎样从一些近义词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来，从而使文章表达得更准确、更生动、更鲜明；他怎样通过字数很少的增删来增强文章的表现力，增强文章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随手举两个例子罢，在《阿Q正传》里，有这样一句：

^① 现在保存下来的鲁迅手稿，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和性质：一种是最初投寄给报刊发表的稿子，姑且称它做“原稿”，上面有或多或少的修改；另一种是编印集子的时候又从当初发表的报刊上抄下来的稿子，姑且称它做“清稿”，上面几乎是毫无改动。本书中所说的手稿，都指原稿而言。

“天色将黑，他睡眼蒙眬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呐喊》）

查手稿，这“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原来写的是“满把是钱”，不径说“钱”而改做“银的和铜的”，就比原来的要形象得多，生动得多，阿Q腰间有了几文钱之后的踌躇满志的神情都跃然纸上了。

在《死》这篇杂文里，有这样一句：

“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轻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且介亭杂文末编》）

查手稿，这一句原来写的却只是“大约我们看待生死都有些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的认真了。”

这两句分量的差别是无须多说的。原来只不过是一句平常的说明，一经修改，却变为对于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白色恐怖的有力揭露和控诉，思想性和战斗性都强多了。

类似的例子在本书中所选的几篇手稿里都不少，读者可以自己去看。希望每看到一处修改的时候都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改？改过之后比原来好在什么地方？不这样改行不行？是不是还有别的改法？一面看一面想，这样看下去才会

有所得。为了帮助一部分读者思考，本书对于其中的某些修改作了一点简短的说明，也不过是举例的性质。当然，这只不过是笔者的理解而已，未必鲁迅当时正是这样想的。清人章实斋有一段话说得好：

“夫书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览，有会于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从我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欤！”

（《文史通义·文理篇》）

我所害怕的正是这一点：怕因为自己的穿凿过求而贻讥于二百年之前。总希望读者自己拿出眼光来。对于我的说明，以为可采之处则采作参考，以为不对的，就给我以批评。

自己拿出眼光来，不仅在看我的说明的时候是必要的，我以为就是看鲁迅的修改的时候也是必要的。我们决不可以因为鲁迅有许多精彩的修改而以为他的每一处修改都是必要而且精彩的，都没有可议的地方。遇到这样的地方，有些我也略加说明，和读者商量。这本小册子要是多少能如章实斋说的那样“资修辞之助”，我就感到很大的满足了。

《二十四孝图》

【原稿】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最黑最黑^①，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我也决不×改悔^②，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北京现在常用“马虎

【改定稿】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北京现在常用“马虎

子”这一句话恐吓^③孩子们。或者说，那就是《开河记》上所载的，给隋炀帝开河，蒸死小儿的麻叔谋；正确地写起来，须是“麻胡子”。那么，这麻叔谋乃是胡人了。但无论他是甚么人，他的吃小孩究竟也还有限，不过尽他的一生。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非常广大^④，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子”这一句话来恐吓孩子们。或者说，那就是《开河记》上所载的，给隋炀帝开河，蒸死小儿的麻叔谋；正确地写起来，须是“麻胡子”。那么，这麻叔谋乃是胡人了。但无论他是甚么人，他的吃小孩究竟也还有限，不过尽他的一生。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说 明】

①“最黑最黑”中间添一逗号，使三个“最黑”平列，语气也显得着重一点。三个“最黑”前面添上“一种”二字。

②这一句承接前一句而来，主语还是前一句的“我”。所以可以将这里的“我”字删去。和前面的“即使”相照应，这里说的并不是已然的事情，所以添一“将”字。“改悔”前面涂去一字，已无法辨认。

③“用……来”这种句式比单用一个“用”字句子显得完整些。

④“非常广大”的前面添上“甚于洪水猛兽，”不但说得更加形象，加重了语气，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因为在五四时期，一些顽固保守的人把提倡新文化的人看作“洪水猛兽”，现在就把“洪水猛兽”这一称号回敬给“妨害白话者”的头上。

【原 稿】

这些话，绅士们自然难免要掩住耳朵的，就是①所谓“跳到半天空，骂得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而且文士们一定也要骂，以为大悖于“文格”，亦即大损于“人格”。岂不是“言者心声也”么？“文”和“人”当然相关②，虽然人间世本来千奇百怪，也有③“不尊敬”作者的人格而不能“不说他的小说好”的特别种属④。但这些我都不管，因为我幸而还没有爬上象牙之塔去，正

【改定稿】

这些话，绅士们自然难免要掩住耳朵的，因为就是所谓“跳到半天空，骂得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而且文士们一定也要骂，以为大悖于“文格”，亦即大损于“人格”。岂不是“言者心声也”么？“文”和“人”当然是相关的，虽然人间世本来千奇百怪，教授们中也有“不尊敬”作者的人格而不能“不说他的小说好”的特别种族。但这些我都不管，因为我幸而还没有爬上“象牙之塔”

无须怎样小心。倘若无意中竟已撞上去了，那就即刻跌下来罢。然而在跌下来的中途，没有到地之前^⑤，还要说一遍：——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去，正无须怎样小心。倘若无意中竟已撞上去了，那就即刻跌下来罢。然而在跌下来的中途，当还未到地之前，还要说一遍：——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说 明】

①由于说的是“绅士们……掩住耳朵”的原因，于是在“就是”前面添上“因为”二字。

②“当然相关”语气显得局促，用上“是……的”这种句式，语气显得舒缓一些。

③这里是顺便对陈源加以讽刺，并不是泛指，添上“教授们中”就更为明白。

④“种属”改为“种族”。

⑤因为是表示时间，所以添一“当”字。“还未”比“没有”更能表示出事物是在运动之中。

【原 稿】

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
地看一本粗拙的《儿童世

【改定稿】

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
地看一本粗拙的《儿童世

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

在书塾以外，禁令可比较的宽了，但这是我的事^①，各人大概不一样。我能在大众之前^②，冠冕堂皇地阅看

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

在书塾以外，禁令可比较的宽了，但这是说我自己的事，各人大概不一样。我能在大众面前，冠冕堂皇地阅

的，是《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雷公电母站在云中，牛头马面布满地下，不但“跳到半天空”是触犯天条的，便是半语不合^③，一念偶差，也都得受相当的报应。然而所报的却并非^④“睚眦之怨”，因为那地方是鬼神为君，“公理”作宰，请酒下跪，全都无功，简直是无法可想。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⑤“流言”。

看的，是《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雷公电母站在云中，牛头马面布满地下，不但“跳到半天空”是触犯天条的，即使半语不合，一念偶差，也都得受相当的报应。这所报的也并非“睚眦之怨”，因为那地方是鬼神为君，“公理”作宰，请酒下跪，全都无功，简直是无法可想。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

【说 明】

①“但这是我的事”改为“但这是说我自己事”。

②“在大众之前”改为“在大众面前”。用“之前”可能有歧义，例如可以表示时间的先后，在大众还没有冠冕堂皇地阅看以前我就阅看了。改为“面前”，就消除了歧义。

③“便是”改为“即使”，加强了假设的语气。

④“然而所报的却并非……”带有较多转折的语气。但这里只是承接前面解释“报应”的，不必有这么重的转折语气，所以改为“这所报的也并非……”。

⑤此处涂去几字，已难以辨认，改为“无所谓‘绅士’，也没有”。

【原稿】

等一等①。阴间是颂扬不得的②。尤其是我似的常弄笔墨的人③；在现在的中国，流言的治下，而又大谈“言行一致”的时候。前车可鉴，听说亚尔志跋绥夫④曾答一个少女的质问道⑤，“惟有在人生的事实这本身中寻出欢喜者，可以活下去。倘若在那里什么也不见，他们其实倒不如死。”于是××⑥一个叫作密哈罗夫的，寄信嘲骂他道，“……所以我××⑦诚实地劝你自杀来⑧你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第一是合于逻辑，第二是你的话⑨和行为不至于背驰。”

【改定稿】

阴间，倘要稳妥，是颂扬不得的。尤其是常常好弄笔墨的人；在现在的中国，流言的治下，而又大谈“言行一致”的时候。前车可鉴，听说阿尔志跋绥夫曾答一个少女的质问道，“惟有在人生的事实这本身中寻出欢喜者，可以活下去。倘若在那里什么也不见，他们其实倒不如死。”于是乎有一个叫作密哈罗夫的，寄信嘲骂他道，“……所以我完全诚实地劝你自杀来祸福你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第一是合于逻辑，第二是你的言语和行为不至于背驰。”